

知識天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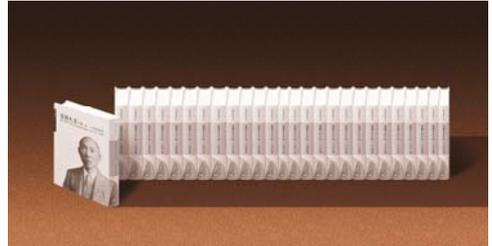
日記與臺灣史研究

許雪姬研究員（臺灣史研究所）

一、前言

（一）日記的史料性質

日記是個人逐日將行事、感知寫成文字而成，是個人最私密性的材料。有人鉅細靡遺、有人擇要而記，有的逐日寫，有的有感覺才寫，形式內容不一而足。雖然透過文字也有不能表達當時情緒於萬一之憾，但仍然是了解記主個人最重要的史料。日記往往是記主回味過去、做為參考而存在，並沒有出版的打算，故能直言無諱地寫下自己的感覺。寫日記的人都知道，保存日記是一種負擔——怕被偷看；在緊急時必須燒掉；在天災中無法搶救；在記主過世後家人隨意棄置，與人俱亡，因此能保留下來的日記（特別是較長期）特別珍貴。



（二）臺灣總督府檔案數位化後的迷惘

中央研究院近史所、臺史所、經濟所、社科所（今人社中心）於1997年起與臺灣省文獻會合作，將文獻會鎮館之寶的「臺灣總督府檔案」數位化，這是一項臺灣史學界最早、最重要的數位化工程，從此我們可以在研究室閱看這些檔案，做更深入的研究。當數位化完成後，我赫然了解，如果我們僅利用總督府檔案、總督府發行的報刊、雜誌來研究日本時代的歷史，那只能歌頌其殖民現代化，但日本治臺的真相果真如此？除了臺灣人辦的報刊、雜誌外，難道沒有其他史料，可以真正了解被殖民的臺灣人的心聲？林獻堂先生長達27年的日記出現了，成為最頂級的私人資料。往後學界也因之開始重視日記資料的使用。

（三）日記的出現：以林獻堂日記為例

我在2003年受霧峰林家委託研究日治時期的林家，林獻堂先生的長孫林博正先生提供一份影印的日記以供參考（而後提供整套日記原件）。我翻閱後認為，這是一部足以表達臺灣上層階級對外來統治者肆應的態度：有抗拒、有屈從、有合作，透露出日本、中華民國統治的真相。然而這部日記包含的人、事、物太複雜，非一般人所能理解，因此興起集合同道解讀這部日記的想法。經林家同意，再經李遠哲院長、近史所呂芳上所長、臺史所籌備處劉翠溶主任的支持下，自1999年4月起一面解讀、一面出版，終於在2013年12月中旬全部殺青，前後費時13年多。

二、「灌園先生日記」的真實性重要性與侷限性

這部長達27年，橫跨兩個時代的日記，其內容真實性及重要性為何？而其使用的侷限性又何在？

（一）真實性：要確定日記史料的價值前，必須先考訂其記載的內容是否合乎史實。我用1930年3月2日（隨機選取）林獻堂之妻〈楊水心日記〉、革命同志《蔡培火日記》與之比對，筆法雖有不同，但所載事實相同。再用1934年8月15日林獻堂另一後輩同志《葉榮鐘日記》，互相比對，《灌園先生日記》的可信度沒有問題。

（二）重要性：日記除了是研究記主、其家族、交友狀況最好的資料外，做為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，他的日記載有不少重要證言，可以映證、補充歷史。如戰後發生的「臺灣獨立事件」（或稱「臺灣自治事件」），參與其內的林獻堂何以能在行政長官陳儀的「漢奸總檢舉」下脫身？二二八事件中，他如何營救嚴家淦出險？這些他親身體驗的忠實記載，其珍貴性無可比擬。

(三) 有限性：日記畢竟是極主觀的個人紀錄，所記錄的很難照觀全局，因此在研究利用上有一定的限度。如日記資料的簡略性，林獻堂日記最重視的是記下當天在他眼前出現的人物，但每天日記只在300字左右，因而常失之簡略。以同是櫟社社員的張麗俊（水竹居主人），他參加每一次櫟社例會時總是鉅細靡遺地記載，相對於林獻堂則只是扼要記載；但林獻堂比起另兩個櫟社成員傅錫祺、陳懷澄，則又詳贍過之。日記還有人名判讀困難的問題，如同名而無姓，如何分辨？記主用暱稱稱呼親朋如何考訂？日記牽涉到私領域，出現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，使用日記若不了解其中的人物，日記的效用會大打折扣。

三、更多日記的出現與建立「日記知識庫」

每一部日記代表記主不同的社會生活，如能找到同時期、同地區或記主間是某一類同儕團體的日記，或記主有父子、夫妻關係的，在使用上更能互為參考；即使不同時期，職業也不相同，日記也具有了解多元社會的功能。

(一) 目前所能掌握的日記：除了《灌園先生日記》外，已出版的有《劉訥鷗日記》、《鍾理和日記》、《簡吉獄中日記》、《楊基振日記》、《呂赫若日記》、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、《吳新榮日記》、《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》、《內海忠司日記》、《馬偕日記》、《許壽裳日記》、《夏德儀日記》、《陳克文日記》。至於已掌握尚在解讀整理中的有〈黃繼圖日記〉、〈池田幸甚日記〉、〈吉岡喜三郎日記〉、〈傅錫祺日記〉、〈陳懷澄日記〉、〈葉盛吉日記〉、〈楊水心女士日記〉，此外還有〈林玉雕日記〉、〈吳鴻麒日記〉、〈林痴仙日記〉、〈林紀堂日記〉、〈陳岑女士日記〉、〈高慈美女士日記〉（以上為臺史所所藏），臺灣歷史博物館則有《陸季盈日記》。至於已出版12冊，但尚在解讀的有《黃旺成先生日記》。上述記主有日本在臺官僚如總督、知事、局長、警察；有5個櫟社成員，有5個霧峰林家成員（2女、3男）的二對夫妻，有2個醫生，有2個法界人士。就地域上來說以臺中地區為多，臺北、臺南地區較少，尚未有東部地區的日記出現。

(二) 「臺灣日記知識庫」的建立：

1、授權：有鑒於私人資料對比於公家檔案的重要性，以及日記的私有性可遇而不可求，因而建置日記知識庫以提供學界研究是為當務之急。然而日記的私密性以及日記內容提到的第三者，是否引起家族以及第三者的不滿，則是開放日記知識庫的隱憂。在評估建置日記知識庫時，先取得記主的嫡系子、孫同意是首要之務，其次是解讀者的授權；至於非中研院臺史所所解讀、出版的日記，則必須分由原出版單位臺灣文學館、國史館，記主後人，解讀者授權。

2、建置：中研院臺史所在2008年3月確立以wiki作為系統開發工具，先以《灌園先生日記》、《水竹居主人日記》做為數位加值的標的物，由於這兩套日記都有詳細解讀，因此也包括解讀檔。往後為使搜尋更順利，檢索範圍可包括日記、解讀檔，也可單獨搜尋。這套日記因書寫包括日文與中文，因此日文部分都譯成中文。也有日記採用舊曆記載，為了方便用日期檢索，頁面附有日曆，以方便讀者。

3、開放：2009年9月在院內開放，10月配合「日日是好日：臺灣日記特展」，向學界及社會大眾進行推廣工作。由於反應不壞，也未產生後遺症，因此在2011年9月對外開放，凡國內學術研究與公務皆可使用（用edu.tw或gov.tw電子郵件認證申請）。期間除上述《灌園》、《水竹居主人》日記外，陸續加入6部日記，以及《三好德三郎回憶錄》。目前日記知識庫已有926萬字（在後台正在處理的超過300萬字）。迄2014年2月為止，網頁瀏覽量已有251,971次，而在臺灣博碩士論文引用臺史所「日記知識庫」中八套日記的共有327人（刪除重複人數），引用的研究所包括臺史、臺文、中文、法律、音樂、藝術、政治等領域。以《灌園》128筆最高，《水竹居主人》125筆其次，這還不包括專書及期刊論文。目前在政大臺文所、成大歷史所都有開相關日記的課程。

四、後記

日記研究已成為臺灣史研究中的一部分，單一旦多年期的日記，不僅是記主個人傳記的頂級資料，更是家族史、女性史、交友圈、婚姻圈重要的研究素材，而個人的精神史、書寫文體也都有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。如果是以多種日記為素材，則可研究的層面更廣，記載同一事件，可參證之處更多。如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這一天，這些記主如何面對？就是一例，而面對日治、戰後兩個時代，臺灣人如何因應，也可在日記記載中看出時代的氛圍。日記透過解讀、出版、建置日記知識庫後，已廣泛為學界所使用，但日記資料有其主觀性和記載錯誤之處，在應用上有其限制，使用者不可不察。